

# 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<sup>\*</sup>

[日]今井勉著 王希亮编译

---

---

**内容提要** 作者以新闻记者的敏锐目光,对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编写、扶桑社出版的“公民”、“历史”两册教科书的内容予以了严厉的批判,指出这类教科书是战争时期《国史》亡灵的再现,并围绕着日本的殖民统治、战争犯罪、日本同周边国家关系、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阐明了作者的观点,批驳了“编纂会”教科书中的谬误,同时,针对日本民众中关于战争认识的某些模糊观念,予以了说理式的释明。

**关键词** 日本 战争观 历史教科书

---

---

## 战前国史亡灵的再现

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会长的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(以下简称“编纂会”),认为现今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存在(自虐)偏向,而由他们编纂、扶桑社出版的2002年度“历史”、“公民”教科书却把太平洋战争记述成“大东亚战争”,经文部省审定,分别提出

- 
- \* 今井勉先生是日本大阪体育日刊新闻社的资深记者,长期从事社会重大问题的采访、报道工作,1995年退休以后,继续笔耕不止,在各新闻机关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。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抛出所谓“新”的历史教科书后,今井先生连续在《WSN 专栏》上发表了3篇文章,该文是将3篇文章综合编译,并做了部分删节,个别小标题略有变动。编译者注。

137 处和 99 处修改要求。

言论、出版是受宪法保护的,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共秩序和道德,不进行污蔑和名誉攻击,笔者文责自负,披露自己的观点、甚至唱反调是允许的。

但是,教科书却不同。

真实只有一个,历史学家们依据各自的观点努力去追索历史的真实,将其成果以论文形式或在学会上发表,经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可,而形成了当今的历史认识,教科书只能记述当今被认识的一个事实,否则就会给学生们带来困惑不解。

没有文献资料的古代社会,也许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新发现,与我们以前的认识有出入。但是,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,去年,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出土的文物被捏造成“旧石器”,而且修改了教科书的内容。如果有新的发现或者认识到错误,当然可以随时修改,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人提出质疑,用注释的记述方法也未尝不可。可是,在中学会引起学生思想混乱。贤明的方法是,教师在授业时把事实客观地讲清楚后,再提出“还有一种说法”等等。

天真无邪的学生们是把教科书当作绝对正确的东西来接受的,这对他们将来成人会给予重要影响,这是很重大的事情。值得注意的是,“编纂会”的教科书却是用自己的历史认识,轻率地改变了历史教科书,确切地说,如同我们过去学过的战前的“国史教科书”的亡灵一样,无论如何是不能坐视的。

## 反反复复的“失言”和道歉

细川内阁时期,表示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。村山内阁时期的“战后 50 年决议”,作为政府的认识,对近邻诸国表示了道歉,并表示今后决不再犯这样的错误,这是我国正式的历史认识。可是,

由于此后政府的一部分阁员屡屡“失言”，然后再道歉，于是，“道歉道到何时，这是自虐”之类的声音冒了出来。

可是，接着还是有人“失言”，再道歉，反反复复。由于“失言”，等于抵消了过去的道歉，结果正象中国的唐外长讲的那样，近邻诸国对日本难以信任。

普通的日本国民都希望能同邻国的人民平等相处，既不卑下，也不跋扈，不做错事，互相携手。可是，对于强制从军慰安妇、强掳劳工等未清算问题应该充分商谈，早日清算是必要的。然后，象德国和波兰那样，建立当年侵略国和被侵略国共同的历史认识，如果可能，编写共同的历史教科书，因为历史真实只有一个。

### 如此热心贩卖

“编纂会”编写的教科书即使审定合格，如果不被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采用，仍不能摆到学生的课桌上。所以，“编纂会”把批判其他出版社教科书内容的西尾干二的书，分别送给各地的教育委员会，千方百计劝其选用自己的教科书，即展开了所谓的促销活动。这种热心的贩卖，向各地教育委员会施加压力，给我们的印象是，他们的促销活动与“垄断禁止法”相抵触。为此，反对“编纂会”的团体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提交了“编纂会”违背“垄断禁止法”，应予以“强制排除”的申述。公委会答称，“垄断法”规定的对象是出版教科书的出版社，“编纂会”属于第三者团体，不能对其制约。

据文部科学省规定的教科书采用方法，各市町村中小学校的教科书采用权在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，并有家长和普通国民参与，

---

今井先生发表此3篇文章时，文部省的审定尚未结束。  
指西尾干二编撰的《国民的历史》一书，印数达数十万册。

所以,教科书采用审议会及地区采用协议会的委员中包括有家长代表,着意反映他们的意见。“编纂会”认为,教育委员会虽然有教科书采用权,但不过是依据惯例予以追认,只是一种形式。事实并非如此,无论采用的方法,还是认定采用的教科书,都必须进行充分的讨论,否则,教育委员会是不会“予以追认”的,“形式”之说也是对当事者(教育委员会)的一种怠慢。

至少,在今天,任何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意见,那就是以此为契机,围绕着教科书采用问题,全国的教育委员会和家长们都必须认真地进行议论。也可以说,对2002年度教科书采用的研究和议论,从现在起将在全国展开。如同前述,中学教科书对于学生们确实十分重要,也许要决定他们今后的人生观,使用它的教师、家长以及各地域的人们都应负起责任,慎重地考虑选择。不然,将贻误学生们的宝贵人生。

不景气的时代,有时盼望强有力的领导人出现,钻这个空子,狭隘的民族主义会泛滥,独裁者也会出现,纳粹的希特勒就是如此。在日本,虽然不象德国那样突出个人,却是在以大政翼赞会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产生了强大的军阀(集团),以至步入无谋的战争之路。进入21世纪,再度复活象战前那样的教科书,而且,当事者(指“编纂会”)们强硬的姿态(“编纂会”在全国建有49个支部——原文注),以及悄悄支持他们的人数的增加,实在令人担忧,我想,持这种想法的日本人决不只是我一个人。

### 审查中的教科书为什么被公开

3月2日,众院预算委员会第4分科会上,民主党的田中甲委员就(扶桑社)“出于营业目的,由出版社社员向中学教师散发教科书”,并“附有说明文”一事予以追究,文部科学大臣町村信孝答复

称“正在调查中”。

为了教科书审定的公正,文部省曾指示各出版社不要将送审中的教科书公开。可是,去年4月,扶桑社却将审查中的中学历史、公民教科书散发出去。我是从朝日新闻社得知这个消息的,最初以为是误传,但经过缜密地调查、采访,确信其消息和内容无误。所以,我有责任把它提出来予以评论。

我的观点是从一般市民的角度出发,作为市民生活,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。日本食品的60%依赖外国,GDP的40%依靠外贸,从这一现状看,日本不把同外国的友好关系放到重要位置上就无法生存。日本同隔太平洋的美国以及欧洲诸国是伙伴,同亚洲也是伙伴,不与地球上所有的人们友好相处就无法生存,特别是同邻国的韩国、中国这些邻居们更应该亲密相处。可是,遗憾的是,(日韩、日中之间)还有过去未解的疙瘩,至少,表面的关系并不顺畅,而首当其冲制造这种隔阂的就是(“编纂会”)提交审定的教科书。

一般说来,送审的教科书是不能公开的,可是,把它的内容大白于天下,其意义何在呢?最近,警察渎职和企业内幕事件连续被内部告发,因而受到公开的审判。秘密被泄露到外部,对于团体、组织而言不是好事,可是对于民众却极大欢迎,不然的话,同市民生活休戚相关的事情恐怕都要在密室里决定吧。这次教科书的表面化,有人认为,“被近邻诸国误解,岂不给市民生活带来恶劣影响吗”,所以,新闻媒体不应该把这件事捅出去。作为媒体首先是要调查事情的真伪,然后才能予以报道,我也认为这会给市民生活带来影响,但是,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不能回避的。

### 真实只有一个,但看法却有不同

我坚信真实只有一个,但是由于观点和角度不同,同样的事情

会得出不同的见解。古人通过收集资料、现场考察、采访知情人等各种方法,努力去挖掘事情的真实,当然难度是很大的。如芥川龙之介的《蕞之中》,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描写的那样,3个人目击同一件事情,由于角度和先入观,3个人得出3种看法。特别是古代史、考古学等人文科学,发现真实是很难的。太平洋战争时期,还有一些健在的证人。可是,日清战争、日俄战争以及日韩合并时代,只能依靠留下来的文字资料。所以,应该是把研究者们广泛共识的事实教给学生们,所谓广泛,就是大多数研究者的认识,在教科书中,应该是客观的、无偏见的记述。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其他异论。正处于身心发育期的学生,判断力也在发育之中,不对他们讲授共识的东西,即使在教室的范围内,也会给学生升学考试带来麻烦。不同的看法或解释用注释形式是可以的,教师以口头说明也未尝不可,为的是学生们将来易于理解,这当然不是侵犯言论自由。

当然,如果发现了新的事实,经过学术性的检证、判断无误的话,可以把事实公开,予以订正。

### 教科书不是半趣味性的读物

根据教育基本法的规定,教科书应该是探索真理的向导读物,而不是半趣味性的读物,它对于培养未来日本乃至世界人才起着重要作用。所以,教科书的选定必须慎之又慎。

关于日韩合并,有读者认为,当时欧美列强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殖民地,为什么只谴责日本呢?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政府推行富国强兵、赶超欧美的政策,最初,日本军队在海外施展武力的场所就是朝鲜半岛。1894年,以日清战争为发端,在朝鲜南部发动了战争。当时,朝鲜是清国的附属国,所以首先对准清国,为了追求在

朝鲜的权益,日本也出兵镇压(朝鲜农民运动),结果两军冲突爆发了日清战争。1895年日本胜利,通过下关条约,韩国脱离了清国,成为独立国,同时,清国又把台湾及奉天省南部的辽东半岛割给日本。由于俄、法、德三国干涉,提出割让辽东半岛“使韩国独立有名无实,也威胁清国的首都”,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,日本不得已应允。

这样,韩国就置于日本的“保护”之下,对韩国皇帝李王(高宗)及前皇帝李太王给予日本皇族待遇,强制进行内政改革,受到李王妃闵妃的反对,日本警官队竟袭进皇宫,杀了闵妃。其后,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胜利,韩国就成了(日本)真正的殖民地,第2次日韩条约签订,日本取代了韩国的外交权,由东京的外务省同各国交涉,又在韩国京城设立代表日本政府的总监。1907年,不顺从日本的韩国皇帝高宗派密使去荷兰海牙,向正在召开的第2次和平会议申诉,结果由于日本的谋略未能成行。随即,第3次日韩条约签字,高宗被逼退位,军队也被解散。1910年又缔结了日韩合并条约,在朝鲜京城设立总督府,韩国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。

## 日美交易及日本殖民地政策与欧美的异同

上述一系列暴力性条约的缔结,美国也起了很大作用。美国出面斡旋日俄战争后,同日本签订了条约,以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为交换,美国承认日本对韩国外交上的宗主权。可是,韩国国内的独立运动也高涨起来,总督伊藤博文在哈尔滨被韩国人安重根刺杀,安被逮捕判处死刑,在韩国被誉为义士。从此,日本出动军队和警官队,利用武器和刺刀来镇压和统治反抗日本的韩

---

下关条约即指马关条约,日清战争即指中日甲午战争。

国人。在地方行政上也是以宪兵队为主导,通过警官队施展强权,展开强制日语教育、掠夺土地、强掳劳工、强制劳动等无视人权的统治。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是完全同化式的统治,建造神社、强迫(殖民地人民)对天皇忠诚,进行日语教育,甚至让韩国人创氏改名,完全日本化。

欧美统治下的各殖民地,当然也不允许反抗,但现地的自治是委托当地人,通过随意性掠夺生产品或贸易,进行商业性活动,即所谓的“殖民地经营”。欧美殖民主义者开创教会进行宗教教育,与日本强制神社崇拜不同。

围绕着殖民地的再瓜分,列强之间不断战争,败者就要支付赔偿金。本国如被侵略,亲友同胞被杀,房屋建筑被毁,这些灾难的发生,人们开始考虑应该制止战争,所以,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国际联盟,各国合意军缩,认同侵略是罪恶,只有被侵略时才可以应战(自卫)等等。日本建立“满洲国”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,李顿国际调查团前来调查满洲事变,结果,“满洲国”被否定,日本不服退出国联,走向孤立之路,并越来越走向侵略。强硬地推进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举动,当然是错误的。

侵略韩国也是用武力威胁,通过威胁把别人的东西吞为己有,自古以来就是恶事。可是,在当时没有受到裁断,直到终战。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期间,国际意识也在变化之中,综合起来考虑,确实给(国际社会)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麻烦,实在是坏事。

从政治上考虑,作为人类而言,给对方带来痛苦,讲句道歉的话是理所当然的。认为(道歉)是“自虐”的那些人,真值得怀疑,他们是否具有人性。



## 所谓“殖民地的解放”

称那场大战使亚洲各国从列强的殖民地统治下获得解放,这种论调实在可笑。如同前述,日本用暴力使韩国屈服,沦为日本的殖民地,说这是为了“韩国的解放”,赤裸裸一个瞒天过海。1942年前后,东南亚各国的欧美列强被驱除,但宗主国变成了日本,而且(日本)比以前更残暴,不仅不承认民族自决,还推行效忠天皇的同化政策。这样的“大东亚共荣圈”不过是为了确保战争资源,让他国从属于日本盟主的构想,当然是犯罪行为。

亚洲各国获得独立,正是日本败战失去影响力的战后,被日本占领的各国又从属原来的宗主国,日本是决不会允许他们独立的。欧美各国之所以在亚洲各国的独立战争中失败,是由于各国民族自决精神的振兴,国际社会伦理的确立,不允许用武力压制。

## 关于谢罪问题

“编纂会”认为,“日本处于子子孙孙持续谢罪的命运,如同罪人一样被对待”。有许多人赞同“编纂会”的意见,并把“谢罪命运”的原因归结于教科书。事实并非如此。

中国也好,韩国也好,日本政府分别同他们发表了“共同声明”,日本政府明确地对过去谢罪,对此,两国也是有所了解的。可是,马上就有部分政府要员、自民党干部、政治家发表反对“共同声明”的意见,使对方产生疑惑。除了一个接一个的“失言大臣”外,最近又有野吕田的发言,其人是众议院的预算委员长。这种破坏性的发言,近些年来持续不断,那么,“共同声明”还不算数?被(中韩)抗议则事出有因,不正是所谓“谢罪命运”的真正原因吗?

日本同中韩两国恢复邦交后,对于唱反调的言论和行动难道不应该抗议吗?另外,从军慰安妇问题,强制劳动问题以及原“日本兵”(指台湾、韩国被征入伍之人)要求赔偿的诉讼问题,因为被害者个人,现在还在争执之中。对此,(政府)不应采取“国家赔偿已经结束”的态度、将其拒之门外,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,以诚意来处理这些问题。有读者认为,“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也就清楚了”,我也有同感。美国对大战中强制收容的日本人,虽然过去了50多年,克林顿政权还是支付了赔偿金。

### 日本人最重要的是“信义”

出版、言论自由必须保护,其他国家不能介入。可是,作为教科书是国家之间经过会谈约定下来的誓言,不能“自由”地推翻它,因为这是作为人来讲最重要的信义问题。

“编纂会”认为,战后的教科书忘却了日本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,失去了日本人的“自豪”。日本人把“信义”视为最重要的,这也是日本应该自豪的传统之一,失去了它,就等于反对自己的主张。如果,我们考虑“失去了自豪”,就更应该从遵守共同合意的角度出发,才能取得对方信赖,才能恢复“自豪”。无论先人们铺下的道路与我们的主义有什么不同,如果轻视它的言行继续下去,那么,则是距离恢复“自豪”的道路越来越远,甚至崩溃。

日本有和平宪法,有不够完整的自卫队这一军队,依据联合国宪章,自卫队只能在本国受到侵略时才能对侵略军迎战。可是,森内阁制定了“有事立法”,向海外派遣(自卫队成为可能)。前年,由自公协作,所谓“不强制学生”的国歌、国旗法出台,日美安保

---

指自民党、自由党、公明党。

新指针及相关法案制定。接着,以支援美军后方为目的的周边事态法等也由自自公保推出,这些法规的总成是“有事立法”。自民党又把防卫厅升格为“省”,防卫政策又向前迈进一步,同时,开始考虑美化战争的教育。1997年“编纂会”成立,与其相呼应,自民党也成立一个“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青年议会”。去年,众参两院又成立了“宪法调查会”,考虑宪法是否有必要修改。他们以“不强制”为盾牌推出“国歌、国旗法”后,去年,文部省(现改为文部科学省)竟督促各地教育委员会向教师下达业务命令,要求在毕业式上张扬国旗,齐唱国歌。既然如此,为什么在制定国歌、国旗法时,不提出以业务命令的形式强制执行呢?

去年的临时国会上,就自民党议员掀起国旗张扬、国歌齐唱运动,某市学校提出了质问,政府才有所收敛,但不过是一种姑息。上述一系列事例可以看出,政府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法案的企图已经明朗化。亚洲各国当然了解这些动向,其中,有今天的教科书问题,但决不仅仅是“编纂会”的问题。他们认为近邻诸国反映过敏,即便教科书审定合格,也是本国自己的事情。可见,问题的根子很深,国民应该强化(对政府)监督才是。

古代日本受中国和韩国的影响最大,后来,国力微弱的清国、韩国受到列强的侵略,明治政府向欧美学习,实施脱亚入欧、殖产兴业、富国强兵的政策。为了赶超欧美,必须国民一心,推行举国一致的政策,所以,开展了对孩子们的皇民化教育,使用的道具是天皇的照片(称御真影)以及天皇发布的“教育敕语”、“君之代”等。学校活动仪式时,先要摆放天皇照片,恭恭敬敬鞠躬后,由校长宣读“教育敕语”,然后在严肃的雅乐般的“君之代”齐唱中结束。“日本天皇万世一系”、“难得的国家”、“在世界上独一无二”等等教育,

指自民党、自由党、公明党、保守党。

使优越感及对他国的差别感膨胀。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,获得了这样的文化去侵略邻国。战后,教育基本法取代了“教育敕语”。可是有人主张,日本应成为“具有军队的普通国家”,议改变教育基本法,制定“有事法”。有一天,这样的法律出台后,同“国歌、国旗法”一样,留下的将是无视国民意志和被强制的恐惧。

今天日本的不景气、国民不安、社会秩序荒废,(当局)意图制定允许行使武力的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,所以,必须美化过去的战争。“编纂会”则是急先锋的角色,(对此国民)决不能置若罔闻。

本月,教科书审定就要结束,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和近所,将设置教科书中心,展示新教科书。中学历史教科书由出版社展出,从中选择(各学校)使用的教科书,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,务必迈开你的双脚参与进去吧。

(作者今井勉,原日本大阪体育日刊新闻社记者;

编译者王希亮,1946年生,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荣维木)

---

文章发表当时,教科书审定尚未结束。